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瞎騙奇聞 第一回 負螟蛉中年得子 談理數信口開河

中國人有句俗話，說的是，窮算命，富燒香，這兩句話，卻也是描寫俗態，一些不錯。當見那些富的人，亦曉得自己的命，是比別人的好，終日裡養尊處優，似乎沒有別的想頭，然而還怕的是美中不足，有的怕壽元不永的，有的怕子嗣空虛的，有的怕疾病糾纏的，有了這些心，心上亦是不十二分滿足，所以終日除了飽食暖衣而外，沒有別事，無非是東廟裡燒香，西廟裡許願，總想神道得了他的香火，就像陽間裡官府，得了打官司的使費一樣，必定要偏袒他，保佑他事事如意。那營營擾擾的光景，旁觀的看著亦覺得可笑，然而他自己卻是樂此不疲。所以這般富人的錢，大都是這些和尚得著的居多。試問那光景難的，可有這大把閒錢，去孝敬和尚麼？還有一種窮的，他急急圖謀的是衣食兩字，每遇到極不堪的時候，便諉之於命，說人家是前世修來的，我的命運不如人罷咧。然而否極思泰，窮極思通的意思，也是人人有的。他又沒有別的法子，不過把他生的年月日時，找著一個瞎子，金木水火土的推演一翻，幾時交好運，幾時出歹運，今天這個瞎子是這樣說，明天那個瞎子又是那樣說，有時竟被他碰著一兩句，其實也不過是聖人所說的「是亦多言矣，豈不或中」，本沒有甚希奇，那些被他算準的人，卻就奉之如神明，再一連說對了幾個，這位瞎先生，便從此出了名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百傳千，恭維得他同半仙一樣。這位瞎先生，亦就因勢利導，抬高聲價，所以這般窮人的錢，也有一大半葬送在這瞎子手裡。聞言少敘，如今單說一個土財主，極相信算命的話，弄得一敗塗地；又一個窮人，極相信算命的話，弄得身敗名裂。可知這些瞎子，本說的是瞎話，萬萬靠不住的。

話說山東省濟南府歷城縣東門外，有一位土財主，姓趙名澤長，號伯孔，上代原是賣布的商人，後來挖得窖銀，又加以善於營運，生意興隆，財源茂盛，到澤長手裡，已是田連阡陌，牛馬成群，光景是很過得去。澤長便又在城裡開了一個天寶銀樓的首飾店，請了一個萬金可靠的管事人，澤長便在家裡納福。

到也豐衣足食，無憂無慮。從來說的話，天不滿西北，地不滿東南，天地尚有缺陷，何況於人！趙澤長雖是百事隨心，卻單單的短了一樣，是行年五十，膝下猶虛，娶的奶奶錢氏，過門三十二年，兒女俱未生育過一個。澤長到了這個年紀，望子的心，是一天切似一天了。每逢初一十五，便大早的起來，漱口洗臉，提著錢袋，長工跟著，到各廟裡去燒香。一年到頭，只要是歷城縣有的廟，不拘是那個神誕，從沒有一次不到的。碰到一班惡毒的禿和尚，又千方百計的騙他的錢，這幾年花的也不在少處，只是他是有家，那里計算到這裡。

這日正是澤長的五十正壽，吃過面，送了親友出去，回到房裡，唉聲歎氣的不住，奶奶聽見，便來盤問他緣故，趙澤長便把這望兒子的話說了，錢氏道：「我聽說生男育女，遲早皆有一定，昨天有隔壁的孫媽媽在這裡說起，南門外李家巷內，有一位周先生，算的好命，實在靈得很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從無錯差，不如打發人去請他來推算推算，看是怎麼樣？」趙澤長聽了，很以為是，就立刻跑出來，喊了一個長工，到李家巷去請。趙澤長坐在門口等不多時，長工回來了，說周先生的門口，人都擠不開，周先生沒有空，不得來，叫晚上把車子去接他去。趙澤長就吩咐了一句，你們記著罷，說完也就進去了。

捱到天黑，吃過飯，掌上燈，周先生已是坐著車來了，又有一個跟他的人，點著一盞鐵絲燈籠。同去的長工，扶著他一步一步的走了進來。趙澤長忙迎出去，喊了一聲周先生，周先生且不答應，便回頭問那長工道：「這可是你家大爺？」長工道：「正是。」周先生連忙堆下笑來，也趕著回了一句趙大爺，澤長就往裡讓，讓他上首坐了。先寒暄了幾句，又說他的命理很精，周先生跟來的人，就連忙插嘴道：「我們先生，有名的周鐵口，算命這一道，真算是有一無二的了。」澤長便先達他望子的意思，又將自己的生年月日，報給他聽。周先生先金木水火土的推演了一回，便正襟危坐的道：「尊造是個癸水的日元，地支上有一派正財，財源茂盛的很，地綱上是個辛金，金能生水，既主身旺，又能得上人的餘蔭，時上未土七煞，七煞為子星，七煞過旺，主無子，今尊造年上是兩重乙卯食神，食能制煞，七煞有制，主於有子，現在五十歲，正行財運，到今年九月十八日，交脫財運，交進下一步的煞運，一定得子，並且時聚煞印，將來還是一個大富大貴的兒子，主於功名顯達，強爺勝祖，尊造壽元高大，能有九十六歲的壽，將來還要享兒子的福呢。」趙澤長聽了，好不高興，又道：「先生，我是問災不問福，要是當真的不會有後，亦請你不要哄我，我也好另打主意。」周先生道：「什麼話，我是憑命斷的，我自來不會恭維人，尊造就是五十以前有了兒子，也斷不能收成，總要晚子才好，我是以直道直的。」趙澤長喜不可言，又把奶奶的八字，給他算了一算，也說是明年得子，奶奶道：「我也是五十歲的人了，那裡還會生育，先生的話，怕靠不住罷？」周先生道：

「天下的事，不能按著呆理去算，古人說的，新老君在他娘肚子裡八十一年，才生下來，你替他算算，就算是十六歲有了，也是九十七歲的人，都會生兒子，難道你五十歲的人，不會生麼？況且這是命裡注定的。」奶奶聽他說過，也是非常歡喜，連忙打發了命錢，又叫長工仍舊把車子送他回去，臨走的時候，還說了一句「周先生要是靈了，我們來替你上匾呢」，周先生點點頭道：「真的真的。」說著，一直出來上車走了。

從此趙澤長夫婦便一心一意的望生兒子，過了三四個月，依舊是信息杳然，趙澤長便說起要娶個二房的話，奶奶不由的酸風大作，鬧了一個沸反盈天。有好幾天，不同趙澤長說話，心裡卻是暗暗的發急，這一急，到急了一個主意出來。一過年，便裝出一個假肚子來，哄著趙澤長看著，也像似個有孕的樣子，一面暗地裡托了隔壁王奶奶，出去找人家的私孩子，或是窮人家的孩子。到得七月裡，王奶奶早就找到了一個，只是奶奶裝肚子，才裝得六個多月，便來同奶奶說明了，裝出發動的樣子，又買囑房裡幫忙的，叫他們大家證明他，是隔年有的，又托人把趙澤長約了出去。王奶奶便暗暗的拿那私孩子，從後門裡抱了進來，等到澤長回來，到得半路，已有人迎著去報喜，澤長聽了，這一喜競非同小可，連忙三步並兩步，趕到家裡，看了看奶奶是躺在牀上，一個大胖孩子，睡在旁邊，澤長心上樂的，不知怎樣才好，連忙安慰了奶奶幾句，便走到前面來，叫人去把大管事的找了來。原來他的大管事的，便是天寶銀樓的賬上，姓魏，叫做魏子青。

卻說這魏子青，正在銀樓裡算賬，急聽得東家喊他，便連忙把來人喊進去問問是甚麼事，才曉得東家添了穆子，心上詫異的很。忙把賬簿推開，鎖上門，跟了來的人，一同出東門，來到了東家家裡，只見趙澤長正坐在堂屋裡，一手摸著鬍子，一臉的笑容。魏子青便趕行幾步，說恭喜你老人家，添了相公了。趙澤長連忙站起來還禮，讓他坐下，把以前的事，大略說了一說，又叫他去定染一萬個紅雞蛋，是要分送親友的。後天三朝，店裡伙計們如不得空，就便在店裡，開兩桌喜酒，你是要過來的，我們熱鬧熱鬧。魏子青一一答應了，便辭了出來，趕著去辦。到了三朝，果然親友都來道喜，吃酒划拳，非常熱鬧，席間趙澤長談起周先生的算命真靈，從前許他，要替他去上匾，過日清閒了，還要替他揚揚名，才盡了我的心。正說著，周先生早已打發人送了禮來，無非是紅糖芝麻這些東西。趙澤長道：「這怎麼好收他的，謝了罷。」無如來人不肯帶回，一定推了下來，並且說周先生還問小相公是什麼時辰下地的，趙澤長便告訴他，說是午時，又把他另外讓在一間耳房裡，叫人陪著吃了幾杯酒，一碗麵，才開發了腳錢回去。

當日直鬧到二更方散，趙澤長又因為奶奶一點奶都沒有，忙著托人僱奶子。這三日裡頭，已是換了七八個，後來看定一個姓石的，乃是西街開豆腐店的，閔姥姥的外甥女。當下無話，到得滿月之後，趙澤長果然央人寫了幾個字，做了一塊大紅油漆的匾，用了一班鼓樂，送到周先生家，周先生早已得信，也就預備了幾樣吃的，留趙澤長坐坐，當時你推我讓，客氣了許多時，方才落坐。周先生早已招呼把招牌除下，今天不做生意。正同趙澤長在裡面吃酒，忽然跟人進來說：「洪先生來找你老人家說句話。」周先生道：「那位洪先生？」跟人道：「就是你老人家算他要發大財的洪士仁洪先生。」周先生道：「既是他，就請裡面坐罷。」跟人答應出去，只見門簾一掀，早已進來了一個人，趙澤長早已看見他，生的也還白淨淨，身上穿著一件竹布大衫，腳下著了一雙緞子鞋，他嘴裡早已對著周先生嚷道：「周先生好樂呀。」周先生也就站了起來道：「請坐請坐，今天是這位趙大爺，替我上

匾，我留他吃一杯水酒，難得你來的好，你也坐了罷。」洪士仁連忙回頭來同趙澤長應酬了幾句，周先生早已招呼添了一把椅子，一付杯筷，自己卻扶著桌邊，挪到下手去了。洪士仁同趙澤長又客氣了一句，方才坐了第二位，夾七夾八的說了一回，周先生便先開口道：「老洪怎麼樣，你說我算的命不靈？今天趙大爺到來替我上匾呢！」

趙澤長便接口道：「可也真真奇怪，當時我也不相信，那知道竟是絲毫不錯，怪不得人家喊他周半仙，又叫周鐵口呢。」洪士仁道：「怎樣的事？」趙澤長便把以前的事，一五一十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你看他可是靈不靈呢？」洪士仁道：「果然奇怪，但是大嫂子，已是五十一歲了，還會生兒子，莫不是抱的別人的罷？」周先生連忙接腔道：「老洪，你怎麼著，你同趙大爺初次見面，你就說頑話，我曉得你這個人，向來是有口無心的，但也不可不拘什麼話，便脫口而出，你說五十多歲不會生兒子，據我說只要命裡有，管他五十六十，就是七八十，難道不許人家有麼？還有一說，人家的兒子，就是有養錯的，難道我算的命也會錯麼？」洪士仁被周先生說了一頓，回答不出話來，倒紅了臉道：「既然你算的命不得錯的，怎麼替我算的命還不靈呢？」周先生哈哈大笑道：「你看你這個人，我說你不懂事，再要像你不懂事，可是沒有的了，我說你發財，是不得錯的，但是還有別的話，你怎麼只記得了末後這一句呢？」說著，回頭對趙澤長道：「趙大爺，說也奇怪，我算了多少命，再沒有他的命奇怪，他將來是富可敵國，但是現在還早，其中有一個極奇怪的理，乃是要他敗到寸草不留，連著寸布尺縷，都乾淨了，方才重行白手成家，你道這是個甚麼八字？」趙澤長道：「照你這一說，果然奇怪，自然是有點靠梢的容易些，就如做生意，也總得要本錢，要是敗到一無所有，這又從那裡去發財呢？」周先生道：「話是這樣講，但這個不然，天下的事，也實有不可思議的，你想前朝裡明太祖朱洪武，他本來也是個有家，末後一齊敗完，弄的他走投無路，怕餓死，才到什麼寺裡去做丁和尚，當他做和尚的時候，莫說是做皇帝，你問他可想做個小康人家麼，那知道運氣一轉，他會打成一座江山，老洪的八字，固然是萬不如朱洪武的，但格局亦是大同小異的，必定也要敗到不可收拾的時候，那才能夠轉過來，或是得了橫財，挖了窖銀，也不可，那不就是一個財主了麼。但是現在還說不到，差得遠呢。總之他這個壞運，還沒交完，所以我也常對他說，樂得逍遙自在，不必去奔東趕西，白忙了還是個空，不如靜等的為妙。他一時相信，一時又不相信，還滿肚子想各處瞎碰，究竟這幾年，又何曾碰到一個呢！他的八字，我是前後算過十幾回了，再不得錯的。」說著又對洪士仁道：「今天你到這裡來還是同我閒談呢，還是另有別的事找我商議呢？」洪士仁道：「我實在入不敷出，一天急似一天，現在想乾一件事去，不知道好去不好去？所以來問問你。」周行生聽了，頗有不以為然的樣子，便搖搖頭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請說給我聽聽。」

未知洪士仁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